

神異典第二百二十卷

道教部雜錄

南齊書顧歡傳明僧紹正二教論以爲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稱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乖老莊立言本理

酉陽雜俎夫學道之人須鳴天鼓以召衆神也左相叩爲天鍾卒遇凶惡不祥叩之右相爲天磬若經山澤邪僻威神大祝叩之中央上下相叩名天鼓存思念道當鳴之叩之數三十六或三十二或二十七或二十四或十二

階曜錄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中郎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

發明義理老子曰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書稱堯之德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記曰明明德於天下老子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蓋孔子未嘗師老子也

莊子曰道之真以治其身其緒餘以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予以爲聖人以其所以治身者治國家

天下

玉潤雜書司馬子微作坐忘論七篇一曰敬信二曰斷緣三曰收心四曰簡事五曰真觀六曰泰定
七曰得道又爲樞一篇以總其要而別爲三戒曰簡緣無欲靜心且謂得道者心有五時身有七候
一動多靜少二動靜相半三靜多動少四無事則靜事觸還動五心與道合觸而不動謂之五時一
舉動順時容色和悅二宿疾益消心身輕爽三填補天傷還元復命四延數千歲名曰仙人五鍊形
爲氣名曰天人六鍊氣爲神名曰神人七鍊神合道名曰至人謂之七候道釋二氏本相矛盾而子
微之學乃全本於釋氏大抵以戒定慧爲宗觀七篇序可見而樞之所載尤簡徑明白夫欲修道先
去邪辟之行外事都絕無以干心然後端坐內觀正覺一念起卽須除滅隨起隨滅動心不滅照心
俱冥虛心不冥有心不依一物而心常住定心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曠然無基又云善巧方便
惟能入定發慧遲速則不由人勿於定中急急求慧求則傷定傷定則無慧定而慧生此真慧也此
言與智者所論止觀實相表裏子微中年隱天台玉霄峰蓋智者所居知其源流有自也

識遺孔子師老聃之說肇於莊子師老子故其著書譏侮古今聖賢獨推老子甚至假設孔子言語

譽之後來漢儒輯禮記承其言曰聞諸老聃

司馬遷史記老子傳復增許多老子訓誨孔子言語孔鮒作家語著孔子事實因據以爲証由是墜後學之信不知莊子一書多駕空寓言時去孔子未遠知天下崇信其學故託時所最重者尊其師庶幾聃之道益隆於此見莊子抑孔子尊老子之迹後儒不察禮記家語史記出莊子後見孔子萬世師表不應禮樂無所自來而問禮老聃一語又備見諸書莫詳始自莊子不知老子之教主於清淨無爲其著書厭薄禮樂曰禮樂者信之薄亂之首也莊子傳其學從而有剖斗折衡摧折仁義焚符破璽絕聖棄知等論則聃又何有禮之可問耶太史公謂道家以虛無爲本因循爲用有法無法有度無度故後之尊老莊者蕩棄禮法蓬首垢面喪酒弔肉晉代可証也已豈有躬以禮訓孔子而勗其徒則異是耶孔子於人之有善若管仲之仁子產之惠皆亟稱不暇豈有聃聖師之而故沒之此爲莊子寓言無疑余嘗謂孔子師表蓋推周公夢想猶冀見之孟子去孔子甚近且曾思之傳誦最的其敘孔子派接不過文武周公使孔子果師聃與莊子輩爾道之是非莊子述而傳之足矣何必假孔子言明之此其借孔子尊師可見也後之衛道者多爲孔子分說未以寓言及尊師之意照破莊子之妄爾若孔子從聃之事莊子外篇著聃爲周藏史藏皮書所或者聃所故多書孔子因往

問聃焉容有此理不然魯論何無一言及聃而聃之禮何不盡傳其徒而甘爲棄名檢蕩禮教之罪人耶東坡嘗謂莊子雖譏孔子實尊孔子書末敘百家之學有曰譬如耳目鼻口各有所明而不能相通故墨翟宋鉏禽滑釐尹文彭蒙田駢慎到闢尹老聃以至莊周皆列敘名之至鄒魯之士摺紳先生其在詩書禮樂多能明之則推而不敢斥此又可見莊子前之推老聃者借孔子也

避暑錄話漢末五斗米道出于張陵今世所謂張天師者也凡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云五斗米道亦謂之米賊與張角略相同張魯蓋陵之孫然其法本以誠信不欺詐爲本而魯爲劉焉督義司馬因與別部司馬張修共擊漢中太守蘇固遂襲殺修而奪其兵惡在其不欺詐耶王逸少父子素奉此道逸少人物高勝必非惑於妖妄者其用意故不可知然盧循入會稽其子凝之爲太守以入靜室求鬼兵不設備遂爲循屠其家亦可見矣近世江浙有事魔吃菜者云其原出於五斗米而誦金剛經其說與今佛者之言異故或謂之金剛禪然猶以角字爲諱而不敢道也

李元卓莊列十論一莊周夢蝶萬物同根是非一氣奚物而爲周奚物而爲蝶認周以爲非蝶是未能忘我也執蝶以爲非周是未能忘物也物我對待萬態紛紜謂彼不齊皆妄情耳不知物自無物

雖蝶亦非我自無我雖周亦幻容有分也栩栩然而夢爲蝶卽蝶爲周遽遽然而覺爲周卽周無蝶此見之所獨而物之所齊也夫覺一身而私膠萬物而執以形開之覺而爲事之寔以魂交之寐而爲夢之虛不知一夕之覺夢一形之開闔是也一形之開闔一性之往來是也一化爲物戚然而惡一復爲人忻然而樂物固奚足惡人固奚足樂此特萬化而未始有極者爾一犯其形竊竊然而私之妄也必有大覺而後知大夢必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夢不知覺故不以夢爲妄覺不知夢故不以覺爲真周不知蝶固不以蝶爲非蝶不知周故不以周爲是靈源湛寂觸處皆知變化代興隨遇無擇而吾心未始有知焉故是篇立喪我之子綦以開齊物之端寓夢蝶之莊周以卒齊物之意噫舉世皆寐天下一夢也櫟社之木以夢告人元君之龜以夢求免尹氏之役夫以夢而樂鄭人之得鹿以夢而訟華胥以夢游帝所以夢至隨其所遇而安之者知其幻而非真也何獨於此不然彼致道者疏以通其礙靜以集其虛誠以生其神寂以反其照將視世間得失是非貴賤成敗生死眞夢幻爾奚獨於周與蝶而疑之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吾嘗因是說而知周非特爲寓言二庖丁解牛卽無物之自虛者履萬化而常通執有物之爲寔者應一塗而亦泥然物本無物其體自

離道無不通安所用解而謂之解牛者離心冥物而未嘗見牛乘虛順理而未嘗游刃解牛於無解乎且以刀則十九年歷陰陽之數不爲不久以解則數千牛應變之故不爲不多疑若徹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者蓋執跡則瞬息已遷操本則亙古不去妙湛之體在動而非搖虛明之用入塵而非垢意者一身已幻孰爲能奏之刀萬物皆妄孰爲可解之牛有刀則能以存有牛則所以立物我既融能所斯泯浮游乎萬物之祖其虛莫之礙也故能未嘗批而大却自離未嘗導而大窾自釋未嘗爭而同然者自固未嘗有而技經肯綮之自宜況大觔乎以是奏刀騞然而無應物之勞動刀甚微而無競物之心釋刀而對而無留物之累提刀而立而無逐物之迹其用之終又將善刀而藏之復歸於無用矣此刀之所以未嘗傷也雖然至道無在而在妙用非應而應在手應觸而觸不知手在肩應倚而倚不知肩在足應履而履不知足在膝應踣而踣不知膝在天機自張而各不自知大用無擇而咸其自爾此其刀所以恢恢乎有餘地矣一將有見牛之心則有解牛之累而衛生之經亦已傷矣此良庖以其割故歲更刀族庖以其折故月更刀也是刀也非古非今時不能攝非長非短數不能罔非新非故化不能移非厚非薄質不能定本然之剛不煨而堅湛然之用不淬而明此庖

丁用之如土委地而族庖每見其難爲也以道冥之在解無解非礙則解亦不知在礙無礙非解則礙亦不立以庖丁而視族庖者解其礙也以族庖而視庖丁者礙其解也解礙俱遺虛而已矣切原莊周之意託庖丁以寓養生之主次養生於齊物逍遙之後夫何故物物皆適囿於形體之累者不能逍遙物物皆一列於大小之見者不能齊物是以賓賓然與物磨刃於膠擾之地其生鮮不傷矣惟內無我者故能逍遙於自得之場惟外無物者故能齊物於至一之域夫然體是道而游於萬物之間彼且烏乎礙哉故莊周以是起解牛之喻而文惠以是達養生焉 三藏舟山於壑澤自物之無而觀之真常湛寂亙古而不去自物之有而觀之大化密移交臂而已失達此者卽其流動之境了乎不遷之宗夫然游壑可以合太虛秋毫可以約天地寄萬化於不化之有宜使負之而走將安之乎昧此者覽其有涯之生託乎必遷之地夫然而停燈者前炤非後炤比形者今吾非故吾雖使執之而留皆自冥冥中去矣此莊周所以有藏舟山於壑澤之喻夫壑與澤虛明之用所以況造物之無心舟與山動止之物所以況有形之有體道一而已一固無方壑之與澤爲有方矣一固無體舟之與山爲有體矣夫一隨於動止而游於有方一昧於虛明而囿於有體則一者自此而對矣

有盛而衰爲之對有新而故爲之對有生而死爲之對一則無二故獨往獨來而無古無今對則有耦故相形相傾而隨起隨滅是故以火藏火一也藏之水則滅以水藏水一也藏之火則湮又況以舟山且有體矣壑澤且有方矣望而藏之且有心矣彼造物者之未始有物所以夜半得以負而走也雖然不物者乃能物物不化者乃能化化若驟若馳日徂於一息不留之間化固無常也我知之矣此特造化者愚羣動而有心者所以妄存亡也是心存則物存而心亡則物亡也方且藏之壑澤心之所見自以爲固矣不知此纖毫未嘗立俄而失之夜半而心之所見自以爲去矣不知此纖毫未嘗動惟知夫大定持之者故能遊於物之所不得遽而皆存夫物之所不得遽而皆存之處乃萬物之所繫一化之所待古之人藏天下於天下者以此夫天下者萬物之所一也而人者又萬物之一耳誠其得一之全故知萬物之未始有極者動無非我則天老終始皆所欲之而無所惡與夫一犯人形而喜之者其樂可勝計耶古之人嘗言之矣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樂也昧者終日用之而不知旦宅爾陳人爾與物周流於造化之逆旅安得莊周藏天下於天下而論之四顏同坐忘心非汝有孰有之哉是諸緣積習而假名耳身非汝有孰有之哉是百骸和合而幻生

耳知心無心而萬物皆吾心則聰明烏用黜知身無身而萬象皆吾身則支體焉用墮況於仁義乎
況於禮樂乎若然動靜語默無非妙處縱橫逆順無非天游孰知其爲忘也耶不然厭擾而趣寂懼
有以樂無以是爲忘則聚塊積塵皆可謂之忘矣夫回幾於聖人而未盡過於衆人而有餘順一化
之自虛了乎無物者聖人也隨衆境而俱逝繫乎有物則無時而能忘此顏回所以坐忘乎反萬物
流轉之境冥一性不遷之宗靜觀世間則仁義禮樂舉皆妄名寂照靈源則支體聰明舉皆幻識忘
物無物則妄名自離忘我無我則幻識自盡然仁義禮樂名不自名忘者孰以爲名支體聰明識不
自識幻者認以爲識知身本於無有則支體將自墮必期於墮之者未離於身見也知心本於不生
則聰明將自黜必期於黜之者未離於心見也且支體聰明之尙無則仁義禮樂之安有向也作德
於肝膈之上而物物皆知今也無知向也役心於肩睫之間而物物皆見今也無見茲乃坐忘乎然
既已謂之忘仲尼不容於有問顏回不容於有應亦安知一毫之益亦安知一毫之損亦安知仁義
禮樂之忘爲末亦安知支體聰明之墮黜爲至已乎夫卽妙而觀墜者之忘車沒者之忘水人之忘
道術魚之忘江湖亦忘也卽鑪而觀得者之忘形利者之忘真怒臂者之忘車轍攫金者之忘市人

亦忘也將以彼是而此非乎道無是非將以彼真而此僞乎道無真僞顏氏之子背塵而反妙損寔而集虛者爾吾知其忘猶未忘也使進此道不忘亦忘孔子所謂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也又奚貴忘五季咸相壺子神之妙物者未嘗顯妙物之受妙者未嘗知妙是之謂神彼巫則誣神之言以死生存亡禍福壽夭以告人者其驗雖歲月旬日之可期似妙而非妙特若神矣既已謂之神巫而又曰季咸者以寓物之妙而有感者也且咸則有感而感則有心方且以我之有心而感人之心以我有見而見人之見故死生存亡禍福壽夭者妄名起矣名既已妄又妄見之見既愈妄又妄言之世之滯於相而不能冥妄者又妄受之直以是爲真故棄而走也雖列子猶見之而心醉以其未能剗心也以其道之至於壺子以其未能絕學也故使人得而相汝夫壺子者以空虛不毀爲體以淵明不測爲用子則有出母之道以應世者故能託無相於有相之間季咸則有心而感者故每入則皆曰見壺子則無心而應者故每至則皆曰示彼無心者踐形於無形之表彼妄得而相之超數於無數之先彼妄得而知之季咸方且累於形數而未離見之之處直以爲生死若是而莫之逃也故始也示之以地文則歎之以其死次也示之以天壤則幸之以其生不知死本無死心滅則死生本無

生心生則生形之死生心之起滅見之有無也至人未始有心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與陰同德彼亦不得而見也必示之以地文而文者物之所自雜也與陽同波彼亦不得而見也必示之以天壤而壤者物之所自生也示之以太沖則陰陽之中莫勝則天地之平也萬法一致本無高下彼見不齊焉然三者皆謂之機意其動之微而見之先故得而見之也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則示出於無所示矣彼以實投我而此以虛彼以有授我而此以無彼之起心役見爲有盡此之離人藏天爲無盡以有盡相無盡殆以此季咸所以望之而走追之而滅也雖然壺子之告列子且曰是見吾杜德機又曰殆見吾善者機又曰是見吾衡氣機皆曰吾者猶且立我至於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雖吾亦喪之示之者其誰耶相之者其誰耶故逃也壺子之心太虛矣太虛之體空明妙湛總持萬有飾之以榮華而不留揮之以兵刃而不傷沃之以水而不濡燎之以火而不焚一以是故爾壺子之心弔之以死受之而不惡慶之以生受之而不悅名之不齊受之而不爭彼卒自失滅亦不以爲騰而得亦以是虛耳莊周方論應帝王而言此者夫帝王應世惟寂然不動故能感而遂通惟退藏於密故能吉凶與民同患一將出其宗敝敝然以天下爲吾患役於萬物而非所

以役萬物使人得而相汝可乎此古之應帝王者所以蕩蕩乎無能名也

六象罔得元珠赤水

之北源含陽而不流崑崙之丘體安靜而不撓以況性之自本者南望則交物而起見還歸則涉動

而旋復以況性之反本者性天一開塵境並起既湛人僞遂逐大道元珠其遺乎然性不可因人而

知使之者又其誰耶性不可有心而知索之者又其誰耶使之而非集虛也索之而非默契也是三

子者知窮乎所欲知目竭乎所欲見口費乎所欲言而道終弗得夫何故游塵聚塊妙道皆存瓦礫

糠粃至真咸在近不間於眉睫遠不離於象先流出乎方寸之境縱橫乎日用之際追之則冥山在

前而愈遠問之則大塊非遠而盡迷以其索之不得故也且心本無知而知非知也性本無見而見

非見也性本無言而言非言也卽知是性以知索知反爲知迷卽見是性以見索見反爲見礙卽言

是性以言索言反爲言縛謂之象似有而非有也謂之罔似無而非無也去知而迷者靈去見而礙

者徹去言而縛者解此象罔所以獨得之也方其探入道之本則聖如黃帝有望乃遺愚如象罔無

心乃得及其冥大道之原則一性無性在得非聖一真無真在失非凡向也遺之黃帝亦無一毫之

虧今也得之象罔亦無一毫之得互古互今而獨露真常大感大靈而咸爲覺性庸詎知三子之弗

得爲非而象罔之得爲是也故雖黃帝特異之

七莊子遊濠梁物之所同者同乎一一之所同

者同乎道道之所致無所從來生者自生而生本無生形者自形而形本無形凡森布于貌象聲色之間者無不具此道我于物奚擇焉一性之分充足無餘一天之遊逍遙無累物與我咸有焉惟契物我之知者于此蓋有不期知而知其妙冥契其理默會其神者先受之有不能逃遊其先者此莊子所以知魚樂于濠梁之上也夫出而揚游而泳無濡沫之涸無網罟之患從容于一水之中者將以是爲魚之樂乎以是爲樂齊諧且知之矣又奚待周而後知蓋魚之所樂在道而不在水周之所知在樂而不在魚惟魚忘於水故其樂全惟周忘于魚故其知一至樂無樂魚不知樂其樂真知無知周不期知而知然莊周以是契之于無物之表蓋將無言惠子嘗交於莫逆之際蓋將無問莊子于此非不能默惠子于此非不能悟以爲非問則周之言無所說非言則道之妙無所見直將祛天下後世離我與物爲兩者之蔽爾將物自有其物則周固非魚矣是安知我而知魚之爲樂也耶將我自有其我則魚固非周矣是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也耶知與不知皆道之末此周所以請循其本也其本未嘗不知昔人嘗言之矣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在我者蓋如也視死如生視富

如貧視周如魚視人如豕視我如人在物者蓋如也如則物物皆至游無非妙處奚獨濠梁之上也哉如則物物皆真樂無非天和奚獨鯁魚之樂也哉吾知夫周與魚未始有分也然則秋水之作始之以河伯北海若相矜於小大之域次之以蟲夔蛇風相憐於有無之地又安知物之所以一則樂之所以全故周託鯁魚之樂以卒其意而至樂之說因此而作也古之明乎至樂無有者常見於其言矣曰奚樂奚惡

八醉者墜車執物以爲有所見者誠車矣認我以爲實所知者誠墜矣知見立而乘墜分庸詎無傷耶彼醉者之全酒知以之泯見以之冥乘不知有車墜不知有地身不知有觸觸不知有傷凝然無所分焉且譬寄其全於酒者猶是以外死生而忘驚懼況性天之全未始離者乎天下一車爾託而乘其上者內聞知見之營營外逐幻化之擾擾一將傾覆於諸妄之地與我竝生原數之先則萬物與我爲一奚物而爲車奚物而爲人奚物而爲墜奚物而爲傷且心與物對則開天而人心與物冥則離人而天機械去而所循者天理也適莫融而所體者天均也行而無跡是謂天遊動而無眵是謂天機舉不足以憂之者天樂也舉不足以美之者天和也以是相天無所助也以是事天無所役也夫是之謂全於天彼其視得失哀樂死生窮通如醉者之墜車矣嘗原周

之意以是說於達生之篇者以爲有生者必盡有盡者必生知夫生本無生故曰內觀無心外觀無身泛觀無物乃能一其性而不二養其氣而不耗合其德而不離通乎物之所造而不爲奚往而非天哉形全於天而形形者未嘗有耳全於天而聲聲者未嘗發目全於天而色色者未嘗顯口全於天而味味者未嘗呈夫是之謂全於天是篇既託之以醉者之墜車矣又次之以復讎者不折鎖鑰又次之以忮心者不怨飄瓦此其故何也物自無物何心於我我自無我何心於物物我未始有分也故墜者不傷讎者不折飄者不怨一天之自虛矣然則以其對人故謂之天一性無性況有天乎以其對開故爲之藏一天無天況有藏乎悟此然後契達生之妙趣也 九古之道術昔之語道

者以謂道烏乎在曰無乎不在期之以在有耶古之人常言之矣在古無古在今無今在陰非陰在陽非陽在遠不離肩睫在近獨高象先在聚而流出萬有在散而收斂一毫道果在有哉期之以在無耶古之人常言之矣在天而天在地而地在谷滿谷在坑滿坑有在於螻蟻有在於瓦礫道果在無哉無不在無名謂之無而真無不無也有不在有名謂之有而真有不有也而在在者有無不可得而名焉昔之明在在之妙於天下者不敢以形數擬不敢以畛域睨卽其互古今而自成入散殊

而皆一者強名之曰古人之大體是猶萬水著見一月之所攝也萬竅怒號一風之所鼓也萬象森羅一氣之所積也萬物紛錯一道之所原也神明得之而降出帝主得之而生成天人得之不離乎宗神人得之不離乎情至人得之不離乎真聖人以是而變化君子以是而慈仁以是爲法名操稽之數以是爲詩書禮樂之文古之人卽之以爲道術者非累於心也故不可謂之心術非鑿於智也故不可謂之智術非機也故不可謂之機術非技也故不可謂之技術此術者而謂之道其該徧者也惜夫大全裂於一散百家諸子隨所見而自滯以謂道術有在於是其生不歌其死不哭而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爲人太多爲己太寡而宋鉞尹文子聞其風而悅之謾慄無任而笑上賢從脫無行而非大聖蒙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以謙下爲表以虛空爲體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此數子者或以獨任不堪而滯道或以強駘不捨而滯道或以死生之說而滯道或以博大之域而滯道計其術之在道中猶壘空之在大澤也猶稊米之在太倉也猶小石之在泰山猶毫末之在馬體也自其所見則殊而自其所造之道觀之則不知其殊也此何故一石之微與泰山均與成體一米之細與太倉均與成數一壘與大澤共虛一毫與馬體皆備此百家雖裂道於多方而大體未始有